

日出-印象

一个都市男人感伤的历程

高桐 / 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一个都市男人感伤的历程

日出 印象

高桐 / 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出——印象/高桐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5. 9
ISBN 7 - 80187 - 850 - 7

I. 日... II. 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88259 号

日出——印象 (一个都市男人感伤的历程)

作 者: 高 桐

责 任 编 辑: 张世林

出 版 发 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总编室电话: (010) 68995424 (010) 68326679 (传真)

发行部电话: (010) 68995968 (010) 68998733 (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 www.nwp.com.cn

本社英文网址: www.newworld-press.com

本社电子信箱: nwpcn@public.bta.cn

版权部电子信箱: rights@nwp.com.cn

版权部电话: +86 (10) 6899 6306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 1/16

字 数: 460 千字

印 张: 24.75

印 数: 1 - 3500 册

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80187 - 850 - 7/I · 271

定 价: 36.00 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开满罂粟花的原野

1878年 莫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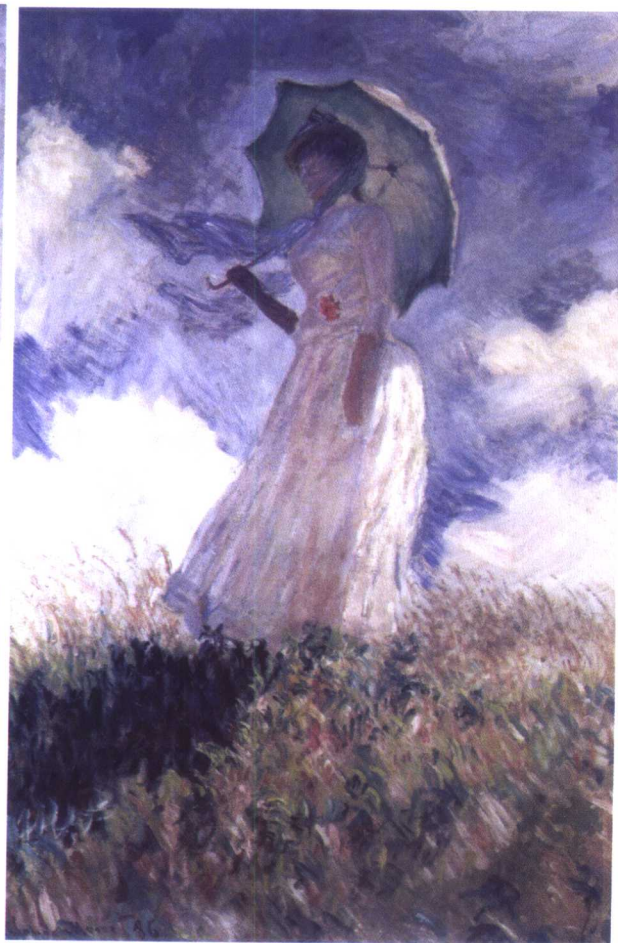


枫丹白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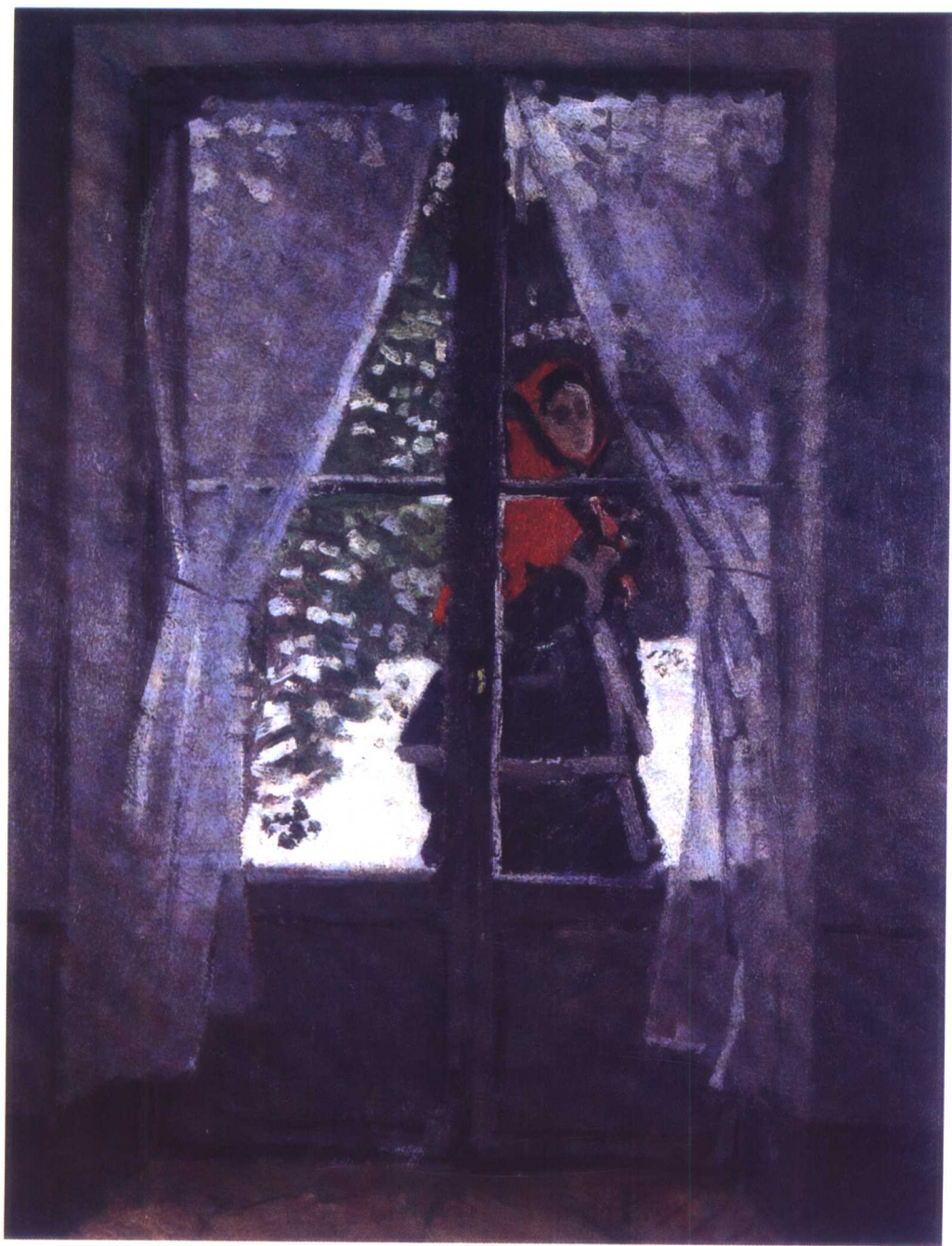
1865 年 莫奈



撑阳伞的女人



1886 年 莫奈



戴“红围巾”的女人

1862 年 莫奈

目 录

第一部 梦想与现实

第一章 白夜·····	1
第二章 俩姐妹·····	14
第三章 家·····	28
第四章 红与黑·····	38
第五章 奇异的插曲·····	51
第六章 拿不准的感觉·····	63
第七章 为什么·····	78
第八章 审讯·····	91
第九章 捕风捉影·····	104
第十章 母亲·····	114
第十一章 谁之罪·····	122

第二部 这就是生活

第十二章 勇士的奇遇·····	129
第十三章 漫长的路·····	138
第十四章 风中的尘埃·····	157
第十五章 危险的恋爱·····	165
第十六章 $2 \times 2 = 5$ ·····	179
第十七章 意外归来·····	186
第十八章 被污辱与被损害的人们·····	197
第十九章 悲惨世界·····	210
第二十章 愤怒的一天·····	221
第二十一章 前夜·····	229
第二十二章 另一种生活·····	239
第二十三章 苦难情侣·····	246

第三部 情归何处

第二十四章 流浪者·····	262
----------------	-----

第二十五章	戴“红围巾”的女人	271
第二十六章	希望	285
第二十七章	夜半敲门声	296
第二十八章	情在新侨	311
第二十九章	天堂的笑声	320
第三十章	但愿你过得比我好	339
第三十一章	爱，啊爱	347
第三十二章	美丽人生	369
尾 声		391

第一部 梦想与现实

第一章 白 夜

北京的秋天是迷人的。

尤其在黄昏之际：乘着暮色余晖，沿着北海大桥、故宫、景山公园方向漫步闲游，踏着色彩绚丽的落叶，掠过两旁青幽幽的松柏、古朴典雅的建筑，伴随着轻言慢语的游人，形成一种北京独有的风貌。

陈浩然就喜欢走在这条路上。

1963年10月的一天，他和初中时的同学吴子卫、校友金志航从北京图书馆看完书出来，穿过北海大桥，朝美术馆方向走去。

他22岁，1.80米的个头，浓密的头发、挺直的鼻子、略微掀起的嘴唇，加上走起路来两肩微微左右摇摆，都显露出一副坚毅、自信、我行我素的气质。他时常眯着眼睛——有点近视，可又不愿戴眼镜。

三个人一边走，一边探讨着文学、艺术、人生、未来。

“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你看过哪些？”相貌英俊举止斯文，个头与陈浩然一般高的吴子卫说：“你觉得他的小说写得怎样？”

“我看过他写的《白痴》、《罪与罚》。我喜欢他的小说，深刻细腻、情节紧张、布局紧凑，充满了对人生悲惨命运的同情，尤其是对穷人。”说完“穷人”这两个字后，他用右手指着自己的胸口笑着对吴子卫说：“我就是穷人。”

“你穷吗？”吴子卫问。

“当然，如果你是托尔斯泰小说《复活》里面的聂赫留道夫公爵，我就是陀斯妥也夫斯基小说《罪与罚》里面的穷大学生拉斯里尼柯夫。”

“为什么？”

“还问为什么？”走在他旁边，身体健壮、膀大腰圆的金志航说，“您是高干子弟呀，应该是贵族阶级。我和浩然都是普通老百姓。”

“解放那么多年了，还有什么阶级？”吴子卫辩解着，“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就不会有贫富差别、等级之分了。”

“共产主义社会？”陈浩然望着大街上来往行驶的各种车辆若有所思地说：“依我看，不管到了什么样的社会也要有等级之分，富者与穷者之分，否则，社

会就缺少了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进步。就拿现在来说也是有区别的，有的人坐小汽车，有的人只能乘11号车一双腿走路。有的人进西餐馆，有的人啃着掺了树叶的窝头而且还吃不饱。”

“其实人都是有两重性的，”金志航把话题转到了人性的一面，“你们看，白天每个人还不都是道貌岸然，装模作样，一本正经，像个人似的。一到夜里，上了床，一丝不挂，憋了一天的虚伪、压抑的生活就要在床上放松一下，又回到了动物的本性。”

“可那也是正常的，”吴子卫反驳说，“人有真实的一面，也有不真实的一面。如果人没有两重性，不就又回到原始社会？那不全乱套了。”

“是这样……”陈浩然想了想说，“其实以人的本性来说，并不需要真实，只需要他们认为或觉得合适的东西。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大舞台，人们在进行着不同形式的表演，有的扮演强者，有的扮演弱者，随着时间推移改朝换代，强者可能沦为弱者，弱者也能变为强者，没有永恒的历史，只有永恒的艺术……”

他们走到了故宫与景山公园时，倚在故宫角楼下面不高的护城河围墙边，回过身子望着逐渐西下的太阳，落日的余晖把大街分成两半，一面是阳光明媚，一面却蒙在阴影中。

“看过莫奈的油画《日出——印象》吗？”陈浩然看着两位朋友有感而发地说：“一切都从印象开始，一点不错。印象、印象，一瞬间的感觉，从瞬间的印象中寻找有趣的一刹那。在当时，谁能想到这幅画能名垂千古，当时的一位记者还嘲笑莫奈这幅《日出——印象》，说它不过是一堆模糊的印象而已，但谁会想到它却成了印象派的代表作。”

他爱莫奈，崇拜莫奈。正是这位法国印象派画家开启了他对油画的兴趣。陈浩然回忆起他第一次接触莫奈油画的经过。

那还是1957年，他初中毕业，由于父母离婚，家庭剧变，被父亲抛弃的母亲带着6个孩子艰难度日。他学业不佳，没有考上高中，心灰意懒，整天泡在电影院、旧书店、图书馆里观看、阅读了大量的外国电影和十八、十九世纪欧洲古典文学名著，沉浸在丰富多彩的异国情调中。那封闭、教条式的学校教学内容已经满足不了他那广阔的思维天地，他想要跳出去，到生活中去探索。

他那名存实亡的父亲问他，还想不想进一步补习功课明年再考，他摇了摇头说不想上学了，想找个工作锻炼一下。父亲当时是一所综合医院的筹建处主任，下面有很多工程归他发配，有一位姓沈的工头，负责医院上下水暖的安装工程，他就把自己的长子介绍给这个包工头。学些水暖、钳工等技术，还按壮工待遇，每月工资50多元，这在当时是笔不少的收入，既学了技术又挣了钱，他很高兴。

从此，15岁的陈浩然每天5点多起床，徒步从东四走到东直门外沈师傅的小工厂，带着两个窝窝头一块老咸菜跟着几位师傅东跑西颠地到北京各大小医院去修理锅炉、暖气设备，上下水道。

有一天，他随一位四十多岁姓耿的师傅去英国驻中国代办处修理锅炉、暖气设备。那是坐落在王府井南口斜对面，台基厂路西的一幢西式建筑。当他挎着工具包推着自行车走进这个绿草茵茵、花团锦簇的地方时，就好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修理好锅炉后，他随着耿师傅进入了英国人住的房间里，检查一下暖气设备是否畅通。推开门一看，吓了他一跳，豪华耀眼的水晶吊灯、雕花家具、镶金木框的名画，精致、高雅，干净的波斯地毯从客厅铺到楼上的房间里，清新、一尘不染的房间里，飘荡着轻柔的音乐……沙发、电话、电唱机、立式收音机、冰箱、钢琴应有尽有。他思忖：走在北京那些嘈杂、曲里拐弯、破旧的小胡同里，居然还有这么温馨、舒适、美轮美奂的居所，这才叫人过的生活。更使他感到别开生面的是客厅、餐厅、卧室都挂着一些精美绝伦的油画，这是他第一次欣赏、感受到欧洲油画的艺术魅力。

他站在一幅描绘海港景色的作品前，被映照在波光粼粼水面上的红太阳吸引住了。那朦胧的水汽笼罩在如梦似幻的水面上，如影子般的桅杆和船身在水波中倒映着。他看着、揣摩着，站在画前久久不能离开，感受到大自然的壮丽和无比的崇高，感受到激情和力量。他喜欢中国画的泼墨、大写意，然而西方油画更趋于圆满，那耀眼的光线、炫目的色彩、断续的笔触、明暗的对比、善于用光、富于流动感，让他看得入了神。

一位五十来岁嘴里衔一只烟斗的英国绅士，悠然慢步走到他面前，用流利的中国话问他：“你喜欢吗？”

“太好了，”他看着忽然出现在面前的外国人腼腆地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出色的绘画。这是真迹？”

“不。这些都是复制的。原作在巴黎、伦敦的美术馆里珍藏着。”

“都是名画？”

“绝对是名画。”

这位和蔼可亲的英国绅士自我介绍：“我叫丹尼尔。如果你愿意，我可以为你介绍这房间里面的所有油画。”

他高兴地点点头，哪有不愿意的，正求之不得。

丹尼尔先生领着他依次介绍了莫奈的《日出——印象》、《枫丹白露森林》、《带阳伞的女人》、《红罂粟》、《红围巾》、《鹈鸟》；詹姆斯·惠斯勒的《画家的母亲》、爱德华·马奈的《奥林匹亚》、《阳台》、《草地上的午餐》、《贝尔热酒店》；雷诺阿的《包厢》、《雷依娜小姐》；毕沙罗的《蒙马特街夜景》；塞尚的《有苹果的静物》；凡高的《露天咖啡馆》、《向日葵》；高更的《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等。

丹尼尔先生从客厅到餐厅、楼下、楼上，依次讲解了不同时代画家的生平和绘画技法，每一幅画都有一段动人的故事，他觉得好像进入了古老的欧洲，跟着丹尼尔先生随意漫游，让他眼界大开。

介绍完油画，丹尼尔先生请他坐在一张小圆桌旁的沙发上，给他倒了杯咖啡，拿出一碟饼干点心，面对面坐着。

他第一次喝咖啡感到苦苦的，放了两块方糖，喝了两口顿感精神倍增。

“今年多大啦？”

“15岁。”

“为什么没有去上学？”

“不想上了，到外面干干活锻炼一下。”

丹尼尔先生点点头，用右手食指揉搓了一下烟斗里的烟丝，靠在沙发上接着问：“家里有什么人？”

“母亲，一个姐姐，4个弟弟。”

“父亲呢？”

“他不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为什么？”

“他和我妈妈离婚了。”

“离婚了？”

“对。”

“你的母亲一个人带着你们6个孩子？”

“是。”

“你母亲工作吗？”

“没有正式工作，有时做些临时工作……”

“你干活累吗？”

“还可以，慢慢就习惯了……”

丹尼尔先生听了后不住地摇头，他想，多可怜的孩子，十几岁就出来干活了，没有一个完整的家，成了单亲子女。在英国，在西方，离婚现象很多，不足为奇，可在一个保守、封闭、纪律严明的中国，一个女人带着6个子女生活是多么不容易啊……丹尼尔先生是英国代办处的文化参赞，也是位古董收藏家。

“除了上工，业余时有何爱好？”丹尼尔先生用手托了一下眼镜问。

“看书，爱看翻译小说和剧本，有时到故宫看画展，全是不同时代的名画。”

“都看过什么书？”

“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陀斯妥也夫斯基的《罪与罚》、《白痴》；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还有莎士比亚名剧《奥赛罗》、《哈姆雷特》、《罗米欧与朱丽叶》；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狄更斯的《大卫·科伯菲尔》……”

“看不看中国的文艺作品？”

“看……唐诗宋词……还有鲁迅、巴金的作品……”

“现代的看不看？”

“很少看。”

“为什么？”

“不真实。”

“看过什么画？”

“全是中国名画。”

“说说看……”

“我喜欢北宋范宽的《雪景寒林图》、《溪山行旅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苏轼的《枯木竹石图》，梁楷的《李白行吟图》，马远的《松下高士图》，徐悲鸿的《奔马》……”

“不简单……太不简单了，”丹尼尔先生不住地点头称赞，年纪不大却读了不少的世界文学名著，还看过不少中国名画，前途不可估量，他喝了口咖啡接着说，“我也很喜欢中国画，”他闭上眼睛，摇头晃脑接着说，“用很淡的墨，描画笼罩在烟雾中的山和水……用笔简练而意味无穷，这就是中国古画的可贵之处……”

“喜欢油画吗？”丹尼尔先生用手指着挂在墙上的名画接着说。

“喜欢，不过油画我不太懂，但今天看了您这里的画，使我大开眼界，我是想学学油画的……”

这时，耿师傅进来催促他去干活。丹尼尔先生站起来，走到一个玻璃书柜旁，从书柜里面拿出一本大画册送给陈浩然，语重心长地说：“这本画册送给你，要用心去体会，到大自然中去感悟生活，努力学习，你会成为一个出色画家的。”接着他又拿出两张用牛皮纸套着的唱片来问他：“你家里有唱机吗？”

“有一个旧的手摇唱机。”他说。

“这两张唱片也送给你，当你一听到这音乐时，会激发你创作的灵感，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你会感到：文学、绘画、音乐是不可分割的三位一体，努力吧小伙子……”

他在沈师傅的私人小工厂干了不到一年，赶上取缔私人小企业运动，他也没活干了，整天地去图书馆、旧书店、逛大街、泡澡堂子、看电影。他干过很多职业：泥瓦工、壮工、搬运工、推煤工、杂工、工厂学徒工、锅炉工、水暖工等，干干停停，换来换去永远干不长，飘来飘去。但不管到哪里，他都带着那本画册。

有时，一个人走到东郊民巷英国代办处门口徘徊着，他不敢进去，也进不去。只是希望能在大门口偶然碰到丹尼尔先生，他失去了父亲，缺少父爱教导，没有工作，没有学上，像一个失怙的孩子一样站在那里，盼望着，等待着丹尼尔先生那慈祥的笑容重现眼前……

后来，他报名参加了区文化馆美术组油画班，一边干临时工一边学画，他时

常到户外写生，瞬息万变的大自然是他的挚爱。他没有一个完整的家，过着半流浪的生活。山川、河流、树木、天空、大地、街道、胡同、大杂院就是他的朋友。他有敏锐的观察力，丰富的想像力，内心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他要像印象派画家那样用色彩、光影去抒发自己的感情和追求。

丹尼尔先生送给他的画册写着：impression（印象）。第一页便是莫奈的《日出——印象》，他一看就是一个多小时，他在用心体会，深思画中的意境，仿佛跳进了画里，感受到那朦胧、迷茫、寓意深远的境界，他要在印象中感受生活，也要在印象中找回自己……

丹尼尔先生送的那两张唱片，是法国印象派大音乐家克洛德·德彪西的著名钢琴曲《月光》和交响诗《大海》。每天吃完晚饭他和几个弟弟都闭着眼睛听着《月光》，那幽怨、虚幻、华丽、澄澈、晶莹的曲调，充满着“朦胧美”，唤起人们对月光的遐想，让人们进入、领会音乐家所要表达的“印象”。听着交响诗《大海》的第一乐章：“海上黎明到中午”，开始，长笛与竖琴的演奏，拉开了黎明的序幕，在那平静海面上，雾气蒙蒙、潮起潮落，一轮红日冉冉升起，如歌如诉地吟诵，一闭上眼睛就能听到海的声音，就会出现莫奈《日出——印象》的画面。真是：乐中有画、画中有乐，相得益彰。后来，他去北京图书馆看了有关德彪西的传记，才知道当初他和印象派画家莫奈、画家惠斯勒等都是好朋友，有过亲密的交往。莫奈是用光影和色彩去体现他的印象，德彪西则是把印象编织成“音网”，把“色彩的点”想成是“乐音”，然后把映照在内心的外界印象表达出来。德彪西强调的是音乐的色彩感；莫奈则注重画面的音乐感，他们都是相辅相成的艺术家。看来，丹尼尔先生是很推崇印象派艺术的。

他们三人继续朝美术馆方向走去，快走到沙滩时，看到老北大红楼附近新开了一家澡堂子。

“你们看，”陈浩然用手指了一下对面一家名为“舒适”的澡堂子说，“这澡堂子就是社会的缩影。当你走进去，当你脱光了衣服赤条条地泡在浴池里时，整个浴池几十个人清一色的裸体，光溜溜的分不出谁是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分不出谁是当官的，谁是平民百姓，都一样，全都光着身子，全都是那么多‘零件’，又回到了原始……可一等洗完澡穿上衣服，走到大街上就不同了，你会看到有的人进高级餐厅，有的人只能在路边买块烤白薯吃；有的坐着小汽车；有的顶着寒风吃力地蹬着平板三轮车；有的住三室两厅的单元楼；有的七八口人挤在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筒子楼里——没有绝对的平等。”

他们继续走着、谈着、侃着。穿过繁华热闹的隆福寺街，来到了东四，左转，走到明星电影院停住了。这里正在上演根据陀斯妥也夫斯基小说《白夜》改编的彩色电影《白夜》。陈浩然看过根据陀斯妥也夫斯基小说《白痴》改编的电影，但这部由莫斯科电影厂拍摄的《白夜》还没有看过。

“怎么样，哥们儿，进去看一场电影，”陈浩然看着电影海报对两位朋友说，

“领略一下圣彼得堡白夜的魅力吧。”

“我有事，从广东老家来了亲戚，我就不看了，”金志航对陈浩然说，“你们进去看吧。”

“你呢，子卫？”

“当然了，这部电影我还没有看过，我买两张票去。”吴子卫走向售票口去买电影票。

“我该回家了。”金志航对陈浩然说，“过两天，咱们人市上见。”说完，他朝灯市口方向回家去了。

坐在电影院的椅子上，举目四望：大多数人都是面容憔悴、枯瘦，叽叽缩缩的男女老少，有气无力、干巴巴地坐在那里。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饥饿、恐慌的阴影还没有完全抹去……花上两角钱买张票，看场外国电影或许能暂时解脱一下精神与肉体的痛苦。看着这些观众，陈浩然想到了自己的家。每到周末，他和几个弟弟带着铁锹、麻袋随着饥饿的人群走出城里，到郊区去挖野菜，打桑树叶、榆树叶，母亲把树叶放在玉米面里掺和着吃，蒸出来的窝窝头显得个儿大。那个年代您如果走在京城的大街小巷，除了看到面黄肌瘦、浮肿的人群外什么都没有。商店货架上空空如也，连酒都没有。母亲告诉他，如果碰到有卖啤酒的买些回家，因为酒可以充饥。有一次他下工回家，路过一商店，排着很长队伍，他以为是在卖酒，排了一个多小时轮到他时，一看，原来是卖秤的。那时每个家里都有几杆秤，每个人都有粮食定量，各吃各的连夫妻也要分着吃。一到晚上，全家人饿得你看我，我看你，一心想着吃，好像不管吃多少都永远吃不饱似的。母亲是个乐天派，全家七口人躺在一张大木板床上听妈妈小声唱着解放前的流行歌曲，忍着饥饿，一天天度过……

电影开始了。

十九世纪初的圣彼得堡。

一位年轻的幻想者躺在一张大床上，手里托着一只特大烟斗，一口一口吸着、吐着。随着烟云缭绕，一幕幕激动人心的画面展现在观众面前：幻想者扮成一位游侠骑士，策马奔驰到一座古堡前，一位美丽、丰腴的女人张开双臂迎向他，投入到他的怀抱里。两人疯狂地拥抱、接吻。突然，一个面目狰狞的强盗手持利剑从背后向他刺来，幻想者挥剑抵挡回击，边打边退从花园一直退到古堡内，当退到一处有方格子的铁栅栏门时，那位美丽丰满的女人站在门后，透过方格子空隙，频频给与幻想者一个个香吻。幻想者一边回击一边回头与女人接吻，这吻带给了他勇气和力量，最后，他胜利了，刺死了强盗，他也疲惫地倒在地上。美丽的女人俯下身子吻遍他的全身，爱的滋润给了他无比力量，他又复苏了……

画面一变，幻想者又换成中世纪的阿拉伯王子，骑着快马，怀里抱着一妙龄

女郎，后面是一队匪徒驱马追赶，越追越近，最后两人跑到一处悬崖峭壁，望着下面滔滔江水万丈深渊，两人誓死不渝，紧紧拥抱在一起，为了爱情跳进了波涛汹涌的大海里……

画面又一变，幻想者扮成一位体面、潇洒的十八世纪的贵族绅士，穿着黑色燕尾服，正在参加豪华的宫廷舞会，随着美妙的华尔兹旋律，他跳着、舞着、看着，换了一个又一个舞伴，他觉得索然无味，一副厌世的样子……

这一切的浪漫、温情、女人、惊险刺激、富丽堂皇的生活，都是靠幻想实现的，那是一些虚幻的梦。现实生活中，他仍然是个痛苦的孤独者，没有女人、没有爱情、更没有那诗情画意的生活。他惟一可以享受，聊以自慰的就是：躺在床上，端着大烟斗吸着烟，靠梦想来实现。

有一天，黄昏之际，他下了班，沿着圣彼得堡美丽的涅瓦河畔回家，一边走着一边回味着前一天的美妙幻想……

突然，一位少女从远处跑来，并且大喊：“救命呀！”幻想者回头一看，一个臃肿、醉醺醺的酒鬼正在追逐着前面那位少女，看到这种情况，他一个箭步冲到酒鬼面前，挥舞着手杖把醉汉击退，救了少女。

少女向年轻的幻想者鞠躬致谢，是他救了她，并自报了姓名——娜斯金卡。

这是幻想者在现实生活中第一次单独接触女人——还是个漂亮的少女——有点紧张和腼腆。他握着娜斯金卡的手激动地说：“真的，我的手在哆嗦，那是因为从来没有被像您这样的美丽小手握过……因为我独身一人，已经不习惯与女人相处……您相信吗？我没有结交过一个女人，从来没有，我只是每天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遇见一个女人，您知道，我就是这样恋爱过许多次啦……”

“怎样的爱法？爱上谁？”娜斯金卡吃惊地问。

“谁也没有爱上，只是梦想，爱上了我梦中的姑娘。我在梦想中构思一个又一个浪漫爱情故事……”

他们认识了，萍水相逢。瞬间的印象，一见如故。幻想者为在现实生活中第一次遇见一位年轻、漂亮女人而激动——有点神经质。他还觉得是在做梦，但这不是，这是活生生的现实。活生生的女人就站在眼前，这是上帝的恩赐，是他善良的心应得的报偿，他珍惜这难得的偶遇，恳求娜斯金卡给他一个机会——能否再见一面。

“我是一个爱梦想的人，在我的生活里现实的东西太少，我会在梦中重温这个时刻，我会在梦中思念您，整夜、整个星期，春、夏、秋、冬一年四季，遇到您我感到无比幸福。”

娜斯金卡同意了，但有一个条件：“您不能爱上我……我愿意和您建立友谊，但不可以谈恋爱，您同意吗？”

他同意了。

第二天晚上，仍是在涅瓦河畔。幻想者提前两小时来了，娜斯金卡也如约而